

我問他：「你愛我多深？」
他張開雙臂，向外伸展，
說道：「我愛你如此多！」

◎認識真父母系列 3

天 的 盛 宴

——梁允永女士見證集

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

天的盛宴

——梁允永女士見證集

一九八五年七月／「今日世界」(TODAY'S WORLD)採訪



◎梁允永女士

一九一〇年五月十日，我出生於北韓。追溯我的生長的家庭背景至一八〇〇年，曾祖父母在那時代曾經擔任過長老，父母是農夫，栽種棉花、穀類及其他多種農作物。直到上大學，我才進入教會學校，那時，我還很年輕，由家鄉的傳教士教我鋼琴。

自七歲起，我的歌唱天賦即已倍受肯定，並經常於家庭、教堂的聚會和公共的音樂節慶中演唱。總之，我自小成長於歡愉明亮的氣氛中。

直到中學，才把聖經當主科研讀，並絕對心無旁騖地確信神的存在。看過舊約聖經後更加確認不道德和不公義終將毀滅，而正義必定永存。如此強而有力的信念成爲我一生行爲的準則。

之後，我到漢城的梨花大學學習音樂，並在畢業後留在那裡教書。

宣誓歸主

一九五〇年，戰爭快速地蔓延到漢城，也將我逐漸推至死亡的邊緣。我開始從事反抗北韓共黨的活動，不幸被逮捕並被判刑。仰望明月，我向神祈求道：「請接納我的靈魂，如果你可以延長這條生命，我將獻上一生，只爲你的旨意而活。」奇蹟般地，五位手持刀槍指著我的共產黨改變了心意，把我交給警察局審問，在那裡，即獲得幾位年輕朋友的幫忙而得以釋放。

之後，緊接而來的聯軍也試圖逮捕我，懷疑我曾教過金日成的歌曲！然而，一位朋友見證我是決心爲韓國盡忠犧牲的烈士，我因而獲救。我總是發現，神永不遺棄那些想要跟隨祂的旨意之

無知人們的祈求。

一九五一年一月，當共黨再度篡奪漢城時，我逃難至大邱，輾轉逃至釜山。在那裡，我自願服務於大邱中小學的唱詩班。那時，我們的住所並沒什麼設備，僅是在山上臨時以破帳篷搭建的屋子。我們設法尋找到一架鋼琴，擺到屋裡的髒地板上。在那裡教鋼琴，顯出一副傷感及可憐的景象，而學生們必須上山來練習，有時甚至會練習到凌晨一點才結束。有一次，一位學生留得太晚，回去時，在半路碰到宵禁，只得整個晚上飽受寒冷和恐懼之苦。當我發覺此事，對那些發動戰爭的人感到憤恨，直覺地，我感覺此時正是終末、審判之日，如同所多瑪和俄摩拉城一般。我發誓，今後要過一個正義的生活。

一九五三年六月簽定了休戰條款，當我回到漢城，我已準備好去幫助任何有求於我的人。我在梨花大學教音樂，並參與協助合唱團很多工作。那時，我也與「耶和華見證人」共同研讀聖經，通常，我回到家時已過了晚上十點，吃過晚餐就去睡了，但我在凌晨二點鐘左右，仍會起床藉著燭光看聖經。

我感覺基督再降臨的日子不遠了，如同聖經所記載的：一人被提，其他的留下，並且警告假先知的出現，使我更加注意我的信仰，也更迫切的禱告。但我不確信能否避免被欺騙並被拯救時，因而變得很焦慮。牧師講道時，宣稱——如果你信，必得救——也令我深感懷疑，而主日禮拜期間，奉獻盤的傳遞和給予見證者歡呼，則看似一個膚淺的遊戲。

一九五四年，我在政府機關擔任祕書之職，四月二日劉孝元先生來到漢城找我。他是我的親戚，對他還蠻熟識的，戰前，當我還在梨花大學教書的時候，還經常拜訪他，在他生病回家後，就杳無音訊，直到他以難民身分再度出現於釜山。我們分享了很多患難時候的往事。

當時，在漢城，他和他的弟弟孝永和他的堂弟孝敏花了許多精力建造並拓展一間工廠——但加入此一新的宗教團體後，他們就把工廠歇業。孝元一提議想要我去聽「真理」時，我強烈地責備他們兩位放棄辛辛苦苦經營的計劃，但是孝敏說：「我們真的找到真理，而且也沒什麼好後悔的。」

當時，我的心中突然閃過一幕：我看見耶穌要彼得、約翰和西門放下他們的魚網，跟隨他。異象過去後，我問孝元，他連聖經都不懂，怎能討論真理？我無望地以為這是一個異端。

孝元笑著邀我去聽他所講述的聖經。原本他想去唸理論學，但他所認識的牧師都很窮，所以，他決定改唸醫學，這樣他就可建立穩定的經濟基礎，給予信仰者靈肉兩面的幫助。就在此時，他罹患一場嚴重的病，七年當中，他躺在病牀上研究聖經，然而，對聖經似乎不抱任何希望，若沒有他母親的禱告和一位信仰治療師的預言——他在未來將完成偉大的事情，他可能早就放棄了。最後，他被介紹聽到了原理，而且他確信如此真理可以拯救人類。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他與真父親見了面並接受了幾個月的原理教育。之後，他來到漢城教導原理，我是他的第一位傳道對象。

當我聽了他的考證後，感覺到他的理想如此崇高，孝元應不會犯任何罪或錯誤。事實上，也許有很多假先知，而神應不會讓如此好且純粹的人步入歧途。他是如此地聰明，我覺得他對聖經的了解比我好得多，針對此點，我要求他來教導我原理。

我特別感動的是，對於神之性相面和形狀面的解明。以前，在傳道時，人們會要我把神顯現給他們看，我立刻變得全然地困窘，而原理描述了神二性性相間的授受作用，對創造的解釋深具啓發性。關於人類墮落的教義也非常符合人類的天性，完全合乎邏輯。所有佈道牧師無法解釋的章句都獲得解答。我高興地拍起手來，明瞭發現此真理的人一定極接近於萬能的神。

我急切地想要見這個人，我認為，如果我去見他，將可學到更多而且比這種冗長的解釋更快速了解。我的心益發急迫與堅定，然後，我要求孝元中止課程，懇請他先帶我去見這位牧師。

他再度微笑，並問我是否誠心？大約五點的時候，進來一位年輕人，當其他的人都向他敬禮時，我也照樣做，我想起，去年的八月曾見過面。我和一些人坐下來聽他講話，他分享他的過去，特別是他以靈力克服困難的經驗，在他身上我看不出任何苦難，只有神祕的溫暖。

當我發現這個人就是原理的作者時，我簡直無法把他當一般的常人看待。然而，我感覺他好像一座神靈的山，他的臉特別富於表情，我觀察他連續變動的臉色，具有多樣的情感。之後，在討論中，他闡釋很多深藏在我內心的想法和感覺，而我也毫不遲疑地透露我的過去和行為，如同與一位極熟識的人交談般。

我發現了「父親」

之後幾天，我每天來此研究原理，傍晚時候，老師（早期對真父親的稱呼）會對我們講話，那時，很多靈人和祖先會前來給予我們團體很多啓示。四月五日，一位名叫李信德的小姐前來，說她被推動到這裡，帶來「父親所愛的女兒」已經到來的訊息。她持有說方言的天份，禱告沒多久，她開始手足舞蹈起來了，並說一種奇怪的語言。當我問她說些什麼，她回答這些是關於未來的預言，我很好奇並要求她繼續，這時，她說得更激動，甚至唱起歌來！

我被此現象嚇住了，此時，我開始感到嫉妒和氣憤，神為何沒有賜予我如此的天賦。我想：我好幾代的祖先都崇拜神，我的雙親信仰也很虔誠，我也很真心地侍奉主，為什麼我和我的雙親卻未曾說過方言？

我不由自主地將頭靠在她的膝部，放聲呼喊：「父親！父親！」聲音是如此大聲時間又久，以致房東趕來打開門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孝元編個藉口說我們在為一個病人熱烈地禱告！在哭喊過「父親！」一段時間後，如啓示般地，坐在我旁邊的老師，在我的内心中突然看似「父親」。

我立刻抓住他，並要求知道，為何他不告訴我，他本身負有真父親的使命而來？此時，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小孩子，在出遠門後，再次回來尋找她的父親。

然後，我立刻了解我真正的問題；在於老師是否真正信任我。我問他：「你愛我多深？」他

張開雙臂向外伸展，說道：「我愛你如此多！」那時，我感到完全的滿足和快樂。就在同時，每個人開始唱起讚美詩，老師禱告。然後，我的手臂開始擺動，並不由自主地唱起歌來：「這世界將完成！哦，基督，通過我的口，了解你對聖經經句的教導，大家來聽這深奧的聖言！神無所不在，傾聽我快樂的聲音！哦，基督，給予我甚至連我都未曾知道的永恆的愛，讓世人都知道這神祕的事實。基督，請快來！哦！基督，哦！基督，哈利路亞，阿們！哈利路亞，阿們！」

當我唱完後，我說：「現今起，我將預言，我將變成使徒保羅。」那晚我回家後，決定成爲「天的女兒」並遵守我所承受的啓示而生活。我告訴我丈夫他可以找個管家管理家務，他以奇怪的眼光瞪著我，說不出一句話。我躲到閣樓去禱告，自從了解到神偉大的旨意後，我下定決心要散播此信息，此決意令我十分興奮，以致睡不著或甚至無法靜止，一直停留很久。我有一位舅舅獻身於國家，而我決定要爲全人類做更偉大的事。

開始傳道

隔天早上五點，盥洗之後，我拎著行李，沒吃早餐就出門了。首先，我拜訪了一位牧師韓京職，他是當地學校的董事，而我也是學校的委員。我曾指揮過學校和教會的合唱團，也常在他的教會裡獨唱，彼此都很熟稔。我告訴他，現今正是終末，我問他：「你認爲像摩西般的人物應出現嗎？」他回問我：「摩西在哪裡？」我告訴他，我想帶他去見一個像摩西帶來新真理的人。他

說：「姊妹，妳瘋了嗎？」我回答：「不，我受到啓示。」他開始反對我，宣稱新舊約已完全了！並問我怎麼可能得到新的啓示。他又說，戰爭期間，婦人的神經一定非常混亂，如果我想再講這些奇怪的事，就必須馬上離開。我離開了，覺得他才真的瘋了。

然後，我向鄰近另一所學校的校長傳道，我帶他去見老師好幾次。但是，最後他說他不能夠來，因有太多工作要做。

不久，教會搬到俗稱「西屋」的地方。有一間大廳，可供我們主日禮拜用，另外有二間小房間。縱使只有幾個人來，老師也如同是對上千人演講。我可以看到汗珠從他衣服上流下來。那時期，我也常常到街頭傳道，嘗試著告訴他們，我們正身處終末時代，必須尋找新的真理。

嘗試與李承晚接觸

一次又一次地，我深深體認到原理的確是真理，可以拯救全人類。我很想把李承晚總統和艾森豪總統連結在一起，如此，才能帶來世界的和平。我決定去找跟李承晚夫婦關係親近的某一婦女，我去拜訪她的家和辦公室很多次。她懷著疑心，但兩、三次她提供金錢幫助我們。我繼續地試圖說服她前來聽講，最後她同意了。

在西屋，孝元教導她序論，她說：「你要用這些救世界？」然後，她離開了，沒再回來！我驚愕地說不出話來。因著言教師的幫助，她已到美國攻讀宗教與哲學，現在任教於梨花大學教倫

理學。然而，天道怎會與她同在？至今還未有研究或證明它的意願，她怎能瞭解這真理可否救世界？她是立於家庭次元上施洗約翰的位置，但是她失敗了，最後，她甚至企圖要摧毀我們。

有一天早上，我去拜訪另一位與李總統關係密切的女士。在走向她住宅的路上，我看到了異象。我的母親向我顯現，周圍環繞著天使。由於三十八度線的阻礙，我不能前進到北方去看我的母親。她已經去世了，但我還不知道。她拍著手說：「做得好！」天使說如果我再努力點，累積足夠的功績，將把皇冠置在她的頭上。然後，我的母親告訴我：「神耗費長久的時間，在地上尋找一位可以信賴的人，看到文鮮明牧師的毅力，神揀選了他。從現在起，服侍他和一切他所做的事。」

我來到那位女士的家門口，敲了門，女僕出門迎接，進到客廳中，一幅十字架上的耶穌，頭戴荊棘的皇冠，我感到好似一把刀刺入心臟，我開始哭了起來。突然間，耶穌出現了，我的親生母親和養母也出現，哭著抓住耶穌的雙腳。耶穌輕拍她們的背部，並且說，現在不是哭的時候，而是工作的時候，我的痛苦和哭泣立刻停住了。

女士進來後，我向她見證重大的事情已發生了，她問我：戰爭是否會再爆發？我告訴她，那不重要，並要她來聆聽新真理。她表白，她在戰爭中，已把聖經丢了以便逃過共產黨的迫害，但我安慰她說：「在内心裡，聖言的復活遠比擁有書本更重要。」我們開車到西屋，老師和她談了好幾小時，後來，她又去了中心兩次，並做了多次的異夢，但她的心終究並未能完全打開。

試煉和勝利

下一位傳道的人，是另一所大學的教授，也是基督教美術館的管理員。戰爭期間，他拓展了基督教合一強而有力的前景，他以著動人心絃的演說而出名。很快地，他答應去聽講課。來到了西屋，在孝元講到基督論時，他問了許多艱難的問題，開始起了爭辯，最後回去了。

之後幾天，孝元和我到美術館拜訪他，並花了四、五個鐘頭討論。他承認，終有一天我們的教會將會成立，而且控訴會停止。有一天，有一羣學生跟他接洽寫一篇摧毀統一教會的文章，我祈求他不要去做，警告他，萬一原理真的是真理時，他將受到審判。他總算沒有寫，我非常感激。後來，他去世了，但我深深覺得，如果他還活著，他將會成為會員。

我傳道給很多梨花大學的老師，但他們全都認為我瘋了，並且開始散佈謠言。因為沒有人加入，我的心很憂傷。最後，決定改變傳道的方法，開始傳道一些上層階級較不重要的人。我們的教會看起來如此寒酸且沒有號召力，所以，我決定提供自己的房子當做修練所和會員們的住所，並把所有的一切都捐了出來。我給我丈夫一本原理去讀，他讀完之後，說很好，但懷疑這個理想是否能實現。

之後，很多試煉接踵而至。小偷進了房子，偷了所有的銀器；同時，我的兒子——杜桑被炸藥爆炸所傷。不久，在一九五四年九月，我的丈夫生了一場大病，三天後就去世了，然後，教會

本部搬離我住的地方。我跑去見老師，他說被揀選的人要通過很多的試煉，他自己的家中，在他接受原理時，也遭遇到蕩滅。

當我在延世大學我暑期教音樂時，我邀請了三個朋友——一位教聖經的老師和兩位學生來到我家聽講道。大家都很感動，並在隔天又來聽孝元先生的原理講義。老師在下午對他們講話，並給予他們屬靈的糧食。

三天過後，他們開始傳道並帶了許多人來，以致於房子變得好像是旅館！每到傍晚講課過後，老師都會跟我們講話；與他一起的場合好像在辦宴會，我被老師歡迎新人的愛和溫情所深深地感動。我感覺好像置身雲霄之上，我想要把我所有的都奉獻——天國就在眼前。

以下摘自一九八五年「今日世界」的採訪記錄：

問：妳作了很多聖歌，能否告訴我們作曲的過程？

答：

我所作的聖歌大部份得自靈界的啓示。有一次，我見到耶穌的異象，從他在客西馬尼園祈禱到他被送上十字架處死。當耶穌在十字架上時，颶起一陣旋風，使他的形像變得純白如大理石，我能看見他手上和腳上的傷口。

此異象來得太突然——如同絕對的啓示。那時，我擔任金贊均先生的孩子的家教，他現在是紐約的教區長，莫名其妙地，我對著金先生哭喊：「讓我上十字架吧！耶穌是男性；我們需要一位女性也上十字架！」不曉得什麼緣故，此種想法伴隨異象而來。金先生很擔心，跑去找真父親——通常我只聽真父親的話。

在那異象中，我聽到「苦難的耶穌」聖歌歌曲的基本旋律，我唱出聲來——好像我是一臺收音機或一簡單的接收器，從那時起，將近兩個月，我都在思考著它的歌詞並寫下它們。

甚至在夢中，我也會聆聽到旋律，所以我把筆和紙放在床邊，這樣，在我一醒來時，就可以寫下來而不會忘記。韓文版聖歌第三十八首「找到的榮光」（That Amazing Love）也得自於夢中。在夢中，十二歲的小女孩環繞著一座美麗的小山舞蹈，像這個例子，不直接從夢中得到旋律，而是透過夢的提示來作曲。「榮耀之日」（Day of Glory）也是來自於夢中，這個例子的旋律和中心觀念來自夢中，歌詞則是我後來補上的。

由異象或作夢首先來到的，通常只是中心觀念或感覺，再來是音樂的主旋律。通過此點，音樂能形成並被填上歌詞。許多的作曲家是在既成的詩或旋律的基礎上從事創作，但這些歌曲是獨一無二的，來自靈界的經驗。

真父親常常為這些歌曲命名，例如：誓約（Pledge）。我寫這首歌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一月之間，教會本部搬離我家，我感到非常孤獨，我在真父親生日時為他唱這首歌，之

此異象來得太突然——如同絕對的啓示。那時，我擔任金贊均先生的孩子的家教，他現在是紐約的教區長，莫名其妙地，我對著金先生哭喊：「讓我上十字架吧！耶穌是男性；我們需要一位女性也上十字架！」不曉得什麼緣故，此種想法伴隨異象而來。金先生很擔心，跑去找真父親——通常我只聽真父親的話。

在那異象中，我聽到「苦難的耶穌」聖歌歌曲的基本旋律，我唱出聲來——好像我是一臺收音機或一簡單的接收器，從那時起，將近兩個月，我都在思考著它的歌詞並寫下它們。

甚至在夢中，我也會聆聽到旋律，所以我把筆和紙放在床邊，這樣，在我一醒來時，就可以寫下來而不會忘記。韓文版聖歌第三十八首「找到的榮光」（That Amazing Love）也得自於夢中。在夢中，十二歲的小女孩環繞著一座美麗的小山舞蹈，像這個例子，不直接從夢中得到旋律，而是透過夢的提示來作曲。「榮耀之日」（Day of Glory）也是來自於夢中，這個例子的旋律和中心觀念來自夢中，歌詞則是我後來補上的。

由異象或作夢首先來到的，通常只是中心觀念或感覺，再來是音樂的主旋律。通過此點，音樂能形成並被填上歌詞。許多的作曲家是在既成的詩或旋律的基礎上從事創作，但這些歌曲是獨一無二的，來自靈界的經驗。

真父親常常為這些歌曲命名，例如：誓約（Pledge）。我寫這首歌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一月之間，教會本部搬離我家，我感到非常孤獨，我在真父親生日時為他唱這首歌，之

後，連續三年都如此。

韓文聖歌第九首「成和勇士進行曲」(Principled Soldier)中的歌詞是由真父親寫的，之後，真父親要我完成它的旋律。我寫的第一首旋律被真父親回絕，並說那是寫給「少年的」，所以，我必須重寫。我喜歡第一次所作的旋律，於是我幫它填上了歌詞，成爲「天的盛宴」(Song of the Banquet)。

問：在復歸的世界和靈界，音樂所扮演的角色如何？
答：

真父親告訴我們，如果世界復歸到本然的理想，那裡將充滿了音樂和舞蹈，不再有悲傷和眼淚，多半時間我們將可以遊戲勝過工作。

這個世界是靈界的影子，音樂的角色在這兩個世界也相似；然而，音樂在靈界有用得多了。舉個例子，在一九五五年金元弼牧師跳起舞來，真父親和其他會員也跟著翩翩起舞，之後，不曉得什麼緣故，舞蹈變得愈來愈強烈且興奮，好像著火般。連那些不會跳舞的會員也跳了起來，我感覺自己正在飛！我們的舞蹈的確是受到靈界的影響。在我們的家庭教會中，藉著音樂促進合一，在靈界音樂的目的是用來產生樂趣——愉快地授和受。

真父親年輕時，聽了很多通俗歌曲，大部分的歌曲都是表達愛人們的愛，真父親會把它們拿

來和他對神的愛比較。

真父親通常會要我唱很多歌曲，我很喜歡；我喜歡歌曲，不只是聖歌而已。在教會早期，會員們都不會唱通俗歌曲，但我會。我想，真父親喜歡我唱歌，不僅僅是因為我有很多唱歌的經驗，也是因為我曾有聽見神和證實靈的經驗。

問：能否分享妳與真父親相處的經驗？

答：

在開始時，真父親從來不曾給我們直接的忠告，他只告訴會員們，應該試著自己在禱告中得到問題的解答。因而，他們會祈禱，然後將得到的直覺或靈感告訴他，並問真父親他們做什麼是對或錯，如果他微笑，表示被接受；如果不是，表示它是錯的。

如果真父親給我們命令：「去做這」或「去做那」，萬一那會員失敗，他就必須償付蕩減。自從一九六〇年真父母聖婚，如此的蕩減戲劇性地減少了。例如：在早期如果一位富人加入教會，即會變得很窮。現在，即使是窮人加入教會也能分到錢。所以，現在的情況跟真父親未祝福前是大不相同的。

問：真父母聖婚的現場妳在嗎？

答：

在，我還唱一首我作的歌曲。那天，我相當愉快，因為聖經上記載說：如果你出現在小羊的婚宴上，可以避免最後的審判。每一位都著白袍，但只有少數參加，尤先生是婚禮的主持。之後，我們全換成韓服，一起唱歌、跳舞。真父親要會員們喝牛奶，表示他們已重生，如嬰孩般地被哺乳。父親那天也製作聖鹽，五天後，真父親賜予三對祝福，用他自己聖婚時同樣的供物桌。神已把所有的祕密、所有的啓示給予真父親，雖然我也得到很多神的啓示，但我常會聽從真父親的指示，如同聽從神本身。真父親不僅接受原理，我也經驗到他的預感都很準，一定會實現。

問：可否告訴我們有關真母親的事？

答：

如果以西方的算法，記得真母親當時才十六歲，老實講，在她祝福時是如此的年輕，讓我很擔心。後來知道，她其實充滿智慧，我才鬆了口氣，她非常地親切、美麗。

現在，真父親逐漸變老，真母親還很年輕是很好的，因為她可以支持他。如果他們兩位同時

都變老，她可能無法有力地支持他。她替真父親生了許多小孩，而她認為這是神的旨意。

當時很多姊妹以為她們將會是真父親的未婚妻，實際上，如果父親選了其中一位，將引起很多的嫉妒，但沒有人預測會是這樣的年齡。

我常常替真母親感到可憐，因她常常懷孕，很多次她因身體狀況不好而不能與真父親同行。她生孝進台（韓文，對人稱呼之語尾敬詞，音^{Zim}）時，跟真父親住在一棟非常簡陋的房子，暖氣系統並不好，冬天天氣又很冷，才生產過後沒多久，真母親就必須到外面，暴露在寒風中，迎接真父親回來。我會有如此的感覺，是因為真母親很虛弱，容易受寒，對一個女人來說，生產後的一個月，身體的照顧是很重要的。

問：真父親在監禁期間，他對真母親有何期望？

答：

他盼望真母親跟會員和真子女們分享真愛。我認為真母親把她的角色扮演得很好，她常常帶會員們逛街，特別是國外來的，並買禮物給他們。我也看到真母親努力使該隱方和亞伯方的子女合一，很多祝福小孩和祝福夫婦來拜訪真子女們，並騰出很多時間和他們在一起。